

臧亦蓮作

弦響

北京英華教育用品公司發行



1 9 2 5

8

弦響目錄

穿黃衣的警察

女性的笑

幽秘的微笑

老乞人

小兒女

回家

洋車夫

畫家

贈S
B

姪女們

小姊妹

他竟死了

不知趣的小狗

公園所見

奈何

民山的來信

贈壽潛

小事

你們看

小點聲罷

女同學

垂死的人

走罷

目 錄

痛心

某女伶

與子約

往下走

下班後

自責者

仇人？

小詩

新月

疑問

女講師

聽某君的講演

發瘋？

教授

小夥計

我的心

哭訴

雨天

圍脖

小孩們

一樣的心？

母親的白髮

送鑰匙

可愛的水蒸氣

懷夢西

接吻以後

朋友

多病的花

安琪兒

悼某女士

接吻

回家以前

夜過女師門外

每次

如果

野草叢中的小花兒

目 錄

大兵過後

寄與子約

父親的變態

與我的小小弟弟

眼看着

水仙花

小弟弟的話

哀悼孫中山先生

罪過

數萬人

至上的藝術

上了馬車的她

單寒的洋車夫

目 錄

寄與紹芸
青草
我願
迴憶
贈某君夫婦
朱唇
幻境
自戕
癡心的小弟弟
任憑
乞女
好笑的人們
人生真趣的讚頌

長虹
荒涼的路中
小詩
老婦皮匠與小孩
花與人
現在的我
爲同鄉張女士作
回想
還有什麼
出門
痛苦
牠是我最後的情人
苛虐
大雨後狂歌

穿黃衣的警察

如花如玉的一位女郎，

坐在東洋車上，

飄飄的從前面警過了。

穿黃衣的警察，

立在公署門口，

銳利的目光

陡隨着車子飛去！

車漸遠了，——更遠了。

霎時不可見了，

他依然是一動也不動的，

只是悵惘，……

沈思……

——十三年，六月。

女性的笑

(一)

有趣的異性同胞們，

彼此見了面，

往往好惡笑。

真不上几分鐘，

就嘻嘻哈哈的進行了。

清脆嬌柔！

婉轉美妙！

一俯一仰的，

軟軟細細彎了。

頓使我這旁聽的人，

心弦緊張，

靈魂出竅！

不知陪着她們笑的好，

還是向着她們哭的好！

(二)

我本着十二分的真誠，

萬分的戀戀，

急要拜伏在她們面前，

大家一同笑到老！

又恐怕她們故意收顏，

靨容陡變，

使我受不了！

唉！真不如意啊！

我待怎麼好？

——六月

幽秘的微笑

一位奇特的西洋女郎，

坐在青草地上，

手執着畫筆，

面對着湖光，

正從容不迫的，

在那裏輕摹淡描。

剛繪了幾筆，

她的手忽停了；

眼睛閉了；

嬌嫩的臉上，

深現出幽秘的微笑。

——六，二十五。

老乞人

一個老頭子，

背着破布包，

蹣跚蹣跚的，

去向人家行乞。

手裏拿着四弦琴，

一到門口，

就吱吱的照例響起來。

在一家大紅的門外邊，

適有兩個可愛的小孩子，

對着他笑迷迷的呆看，

他更搖着禿頭，得意洋洋的，

拉得愈加起勁！

這時裏邊出來了一個僕人，

給了他不少的東西；

他却一聲不響的，

頹然喪氣的走了！

——六，二十五。

小兒女

她聽說她表弟病了，

就很匆匆的來看他。

及至見了面，

默默的不發一語！

僅是臉上的模樣怪可憐的，

向着她心愛的表弟弟，

倉惶！……………

無着！……………

最後他對她笑了，

她又忽然手掩着臉，

嗚咽的啜泣起來：

然而仍然是不能發一語！

弦 響

——六，二十五。

回家

我自外邊回到家中，

剛進門口，

猛見着小弟弟站在那裏，

正和小狗跳躍。

他見了我，

一切全不顧了！

飛也似的跑向裏去，

五

急急的和我母親說道：

母親！

咱哥哥來了！

同時我也走到母親面前，

看着母親笑了，

我也就跟着笑了。

他傍在我的身邊，

兩手抱着我的腰，

笑迷迷的向我說：

哥哥！

你看我長的多麼高？

……六，二十六。

洋車夫

有一三十多歲的洋車夫，

拉着位漂亮的女郎，

颼颼的飛跑！

不多時，

汗珠滴滴下了；

粗氣吁吁喘了；

他仍是連跑帶跳的，

似乎高興的不了！

好奇怪！

不走近路，

他却故意走遠道！

轉來拉去，

仍然出不了几條馬道！

女郎着急說：

爲什麼還沒到？

車夫歪頭向她說：

不遠了，我這不是快着跑？

剛一轉彎，

驀地裏車夫倒了！

回頭來跪着女郎，

在地上極悲憤地哭道：

像我這種人啊，

倒不如死了好！

——六，二十六。

畫家

魁偉的大樹底下，

坐着一位畫家，

他正從雪白的紙上，

笑迷迷的畫美人。

猛聽得後邊有人笑了！

他回頭見一位女郎，

同一位盛裝的男子，

手挽着手兒，

正在那裏甜蜜的說笑。

他頓時顏色蒼白，

手顫抖顫，

止不住的淚浪滔滔！

女郎却一睬也不睬他的，

笑向那位男子說：

今天天氣真好！

——六，二十七。

贈 S B

(一)

旁人看我穿着破衣服，

蔑視的目光，

壓不住的發現了，

有的人雖故意的裝僞，

却是口裏不說心裏笑。

我困危不堪的時候，

他人卻冷眼看我的熱鬧！

獨有你這至誠人，

熱血騰騰的溫存我，

不啻要來安慰擁抱！

哦！

你真是不可得的朋友啊！

犧牲了自己，

盡心把人家成全好。

說到此處，

我的淚撲簌簌止不住了！

(二)

我想在世界上，

建築一座最偉大的花園，

廣植些最美麗的花草。

叫牠們每一株兒，

都能解除我們的煩惱。

待到我努力成功時，

我們再前來交惡擁抱！

你的沈悶的病，

或者我能以給你解除了。

——六，二十八。

姪女們

放假回家，

去見了我的大嫂。

三個姪女兒，

都出來向我問好。

大嫂問我道：

張某的學生，

到底是怎樣的人，

你知道不知道？

我即刻拍手道好！

二姪女臉却緋紅的走了！

大姪女無精打采的，

站在桌邊，

像把靈魂失掉！

小姪女跳了一跳，

急忙跑向她的二姊道：

你再出來細聽聽，

到底他有多麼好；

爲什麼一見人開口，

就羞得往裏跑？

——六，二十九。

小姊妹

弦 響

兩個小姊妹，

手挽着手兒，

笑迷迷的，

正在街上行走。

一隻小狗跑來了，

小妹妹跳了一跳！

看見小花開在牆縫裏，

小妹妹又跳了一跳！

跳來跳去，

跳得她小姊妹不耐煩了！

故意的咕着嘴唇向她道：

你要忽然開跳什麼跳？

小妹妹笑向姊姊說：

這真叫我作難了，

我自己又那能知道？

——七，三。

他常執着人的手不放。

待到他昏睡了，

才可以從他的手中，取出旁人的手來。

他醒來不見手了！

更不見人了！

就極悲哀的哭道：

我終不願和我親愛的人們，

無情的死別啊！，

孰知上天不容他，

他竟死了！

他竟死了

他病重了！

遇有人到他面前，

人們將他釘在棺裏，

埋在土的深處！

常常和他相伴的：

只有蔥鬱的荒草，

和叫得極悽慘的土虫子！

不知趣的小狗

她臉上嘻嘻的笑着，

將小狗抱到天井裏，

同着他密語。

她真

不知趣的

却急急的往後跑：

她也就跟着走了！

及至她再將他抱到天井裏，

他仍急急的往後跑：

她又跟着走了！

噉！塊塊的麵包，

拍拍地落在地上了！

她抱着小狗又走來，

公園所見

小狗陡然急急的往下跳！

紅白翠綠，

她含着奇異的目光。

花香鳥語，

向東鄉一瞧！

天氣晚涼新。

又猛然低下頭來，

山涯水畔，

怒聲說道：

真真士女如雲！
更有那驕人的情侶，

你是我可愛的小狗啊！

手兒相挽，

不要吃這些東西才好！

臉兒相親，

——七，十三。

冷酷着面孔，

卑視我這孤身人。

我要急急的回去罷！

無奈白回私心，

我又捨不得這可愛的一羣，……一羣……

……！

——八，十一。

奈何

我的心弦正舞蹈，

門口有人來了；

我本來和他不相識，

他向我玩了吹牛似的一大套！

坐了幾點鐘的地獄，

好歹的他告辭了！

我非常高興的，

拿起筆來要揮毫！

筆尖尚未觸着紙頁，

公寓的夥計進來了！

油鹽醬醋的說完了話，

他才慈悲的出去了。

這時我可得了閒，

要痛痛快快的寫一遭！

霎時門又響了！

我極恐懼的抬頭斜視；

只見那，

一袋米；

兩袋麵，

又有人抗着闖進了！

——八，十六。

民山的來信

火車剛出山海關的時候，

我做了一夢！

有一位老先生來同我說：

定字死了！

你不信，

你來看！

我去看了看，

是一口黑色的棺材！

他又說：

這邊就是定宇！

我就醒了。

昨天晚上，

我又夢着見了定宇。

我說：

你不是死了麼？

他說：

我是死了！

弦
響

因為我死了，

才來看看你們。

我聽着是極難過！

由以上的傳聞，

和我這兩次夢的推測，

我們對於定宇，

豈不真是永訣了麼？

唉！

我全身顫慄了，

我對你是一個同性的男子，

恕我不能往下寫……！

又怎能同異性似的安慰你？

——八，二十六。

假設我是個女子，——

不幸再是個已出嫁的女子，

贈壽潛

又怎敢再去安慰你？

(一)

因為社會上是不許她再有男朋友的！

近來我見你的精神疲憊，

(二)

像受了什麼打擊；

因為我沒有女友，

遍問友人，

所以不能夠介紹給你。

都說你缺乏異性的調劑。

如果你再求不到安慰啊，

請你速到女高師！

辛辛苦苦的，

先當上三年夫役！

你不要嫌夫役不好，

還勝於你以前的孤寂。

況且爲尋覓愛人，

縱然是死也可以。

(三)

宇宙便是舞台，

人生就是演戲。

我們二人啊，

便是劇場中的戲子！

你演生，

我便演旦；

你演荊卿，

我便演高漸離。

我們要恣意跳舞着；

真情歡呼着；

痛痛快快的，

一真演到老，死！

什麼余叔岩楊小樓啊？

他們專取悅於人，

才是忘了自己的假戲子！

九，十三。

小事

十歲的兒子要茶吃，

八歲的兒子要點心，

忙得個婦人不開交。

她丈夫躺在牀上，

口中吸着旱煙袋，

正從容不迫的，

在那裏不住的造炭氣！

聽見孩子們吵鬧，

他忽然坐起牀來，

睜着嚇人的大眼睛，

向着他們厲聲說：

學上些公子癩氣，

要忙死您媽麼！

小孩們正嚇得發怔，

他夫人回頭啐他道：

我伺候我的兒子，

還用你來多嘴嚇他們？

他又忽然垂頭喪氣的一聲不響，

慢慢的恢復了他原來的位罝。

只是不知爲什麼，

這時他的煙格外吸得多；

吟得他身邊的小貓，

悄悄的跑下牀去了！

——九，十四。

你們看

(二)

你們看！

他們那不是一對情侶麼？

他坐在東邊車上；

她坐在西邊車上；

極親愛的招呼。

極甜密的相向。

唉！

可憐我呵！

離愛人半年多的我呵！

(二)

我常常夢想：

如果我能和她永遠同居，

那是何等的幸福無量！

如今呵！

如今這四圍的乾燥空氣，

我實在不能多享！

唉！

你們再看！

那不是又來了可羨妒的愛人倆？

——九，十四。

小點聲罷

鄰室內兩個女郎，

正在嬌笑；

極感快樂的我，

便笑向少芸說道：

若是我們能打開這隔壁，

世上那有這麼好？

惟恐到那時她們只注意你，

將我這不好的撇棄了！

少芸不覺得面部紅了；

出聲笑了；

他嘴唇間經過了幾秒鐘的頓挫，

猛然間和我說道：

小點聲罷！

若是叫人家聽見了，

那待怎麼好？

女同學

我從女生休息室外漫走着，

猛見了兩位可愛的人兒：

一位曲肱桌上，

露出了半隻朗潤的玉臂；

嫩紅的手指兒，

吻着蓬鬆的黑髮，

委實是美艷無比！

另一位嬌怯怯的，

在那裏，

兼認！

微笑！

像新放苞的玫瑰花兒，

也不能比其萬一！

頓時我加入了一座莊嚴的美麗之宮，

不知道還有我自己；

更有什麼是學校？

什麼是老師？

垂死的人

三日沒吃飯的一個老公丐，

直倒在溼的地上！

乾蒸無生氣的嘴唇，

只是哀號不出！

旁邊走過了無數的人，

向着他一斜視就走了！

惟有幾個使乏了的車夫，

在那裏暗暗的垂淚！……

——九，二十六。

走罷

冷冬十月，

晚上更是寒氣逼人。

月兒出來了，

我要到中庭去會她。

及至我到了中庭，

兀自是渾身顫慄！

向着她看了一眼，——

弦 響

僅是看了一眼，

雖然我不願離開她，

然而我不得不走了！

因為我身上穿的是單衣

怎能够抵抗住這四圍的寒氣！

痛心

(一)

半間屋的牀上，

躺着憂慮的我！

暗思量這經濟窘迫，

某君極欣喜去接着。

我近來待如何生活？

夥計一直又回號房去了，

『送信』！

仍然剩下空躺着憂慮的我，

郵差在門口叫喊着。

在半間屋的牀上，

我心中陡現了一種希望的明光，

痛哭着！……

或者貧寒的家中，能來接濟這困苦極了

(二)

的我？

朋友？

思量到這裏我便高興了，

朋友和我差不多。

找出圖章來靜候着。

父母雖然痛兒子，

猛看見夥計向某君交手，

沒有錢寄將奈何？

人既生了，

誰不願好好的活着？

這真沒法活了，

我待怎麼着！

十，日六。

像是中了神經病。

有時人家討厭了，

我還是稱道不休；

討厭我爲何還說呢？

那我可知道了！

某女伶

『她的表情很好啊，

真不愧是北京的名伶！』

我逢人便說這些話，

今晚她又演某劇，

我覺得必須去聽：

如果我不去聽，

便自己覺得對她無情！

她對我有情麼？

那我更不知道了！

這兩個不知道，

便完成了我這痛痛快快的一生！

與子約

你是一個極天真的小孩，

可惜有時沈悶了。

我以為自己也是個小孩，

可惜有時虛偽了。

你的沈悶病，

一切的娛樂都能醫得。

我的虛偽病是外來的，

恐怕永遠不能醫了！

想至這裏，

我真要抱頭大哭！

——十，二十一。

往下走

馬道的兩行石砌上，

都有大兵們在那裏看守，

行人從石砌上經過時，

他們就訓令似的口吻說：往下走！

忽來了一位抗命的女郎，

竟隨便得從上邊走！

這時他們似乎把訓令全忘了，

竟沒有勇氣阻止她走。

我距離得石砌太遠了！

因為我不敢枉自出醜。

——十，二十五。

下班後

課堂外的男同學們，

都三三兩兩的談笑着。

獨剩下一位女同學，

在那裏感受寂寞。

我看見她那種無聊的境況。

要去極親熱的安慰她。

猛向前走了几步，

不覺得渾身顫慄了！

女同學啊！

恕我罷！

——十，二十九。

自責者

睡下了，你忽然起來做什麼？

他拍着枕頭沒聽着。

以後我若如此啊，

我便是對不住她！

然而不出几天之後，

睡夢中他又說這些話了！

仇人？

長夜漫漫；

大風颼颼；

我獨步在荒涼的平原，

難過得淚下點點！

如果這時我的仇人來了，

我也必定去和他握手，

作一次相互的慰安！

以前我爲何和人有仇呢？

我真是悔恨到極端！

我始知那些忘本的人類啊！

平日裏相憎相怨，

總覺彼此間深深討厭；

如果叫他離羣索居，

恐怕無論是誰啊！

也活不了三天兩天！

——十一，四。

小詩

我在陰沈沈的屋內，

爲哲學上的問題，

苦惱得我不堪，

一到陽光溫暖的庭中，

我就不知不覺的笑了。

新月

一鈎新月，

在外邊是委實珍重！

遠掛天庭。

——十一，四。

你的晶瑩潔美，

忝實爲我愛敬！

疑問

你既能到這裏，

立着的女郎笑着說：

當然也能到我的家中。

你去看看罷！

當我愛人獨坐牀上，

走着的女郎嬌羞似的說：

你去偷窺她時，

還是靜候着……

請你爲我向她說說：

這兩句猛啓了我的心扉，

你的愛人啊！

叫我發生了極焦急的疑問：

她要去見誰呢？

她要去候誰呢？

——十一，四。

女講師

(一)

是一株嬌艷的鮮花？

是一位優美的女郎？

她正口述着英美詩選，

嬌立在講台之上。

詩的美同她的美，

都一一的令我心舞眉揚！

我正在門外聽得入港，

猛覺得有人拍我的肩膀。

你拍儘管拍罷！

橫豎我是不管這一章！

(二)

她正講述得聲韻鏗鏘，

我忽然生了一種狂妄的幻想：

如果我的作品可以成功，

我也懇求她將牠來講！

到那時我縱然是死了，

我也在黃泉下歡喜無量！

並且要看她親自帶着我的作品，

像這一次是的，

嬌立在講台之上！

——十一，五。

聽某君的演講

他講述得聲音很小，

我仔細是聽不精楚！

有時他講得大家都笑了，

我也就跟着笑了。

然而我的笑決不是盲從：

因為我親眼看見大家都笑了，

我又那能不笑呢？

發瘋？

當我外出走到路中，

很恐怕起了我那創造的衝動。

因為牠常逼着我返回家來，

在我的底稿上替牠寫生。

不過心弦鳴得熱烈了，

越恐怕越是無用！

少不得再從路上飛跑着回家，

拿起筆來唯唯的應命。

雖然是屢次出去又進來，

我啊！

決不是發瘋！

——十一，七。

弦 響

教授

漂亮的女郎，

從我們面前經過時，

誰不願多瞧几眼啊！

獨有他——大學教授，

看見我們在那裏，

硬板着面孔過去了！

——十一，九。

小夥計

三十五

她放情的唱着；

他傾耳的聽着；

漸漸的，

唱者興奮欲狂了！

聽者呆立如癡了！

這一狂一癡，

觸動了公寓裏的小夥計：

他老是小嘴向外張着，

來去的傻笑不停！

我的心

剛聽到她的聲音，

我的心就突突的奔馳。

心啊！

她是否是你注意的焦點？

她是否是你誓死的愛人？

你是否要從我的胸中迸出，

伏在她的面前，

作一種真誠的降伏，

——十一，十一。

摯愛的暴露？

然而她竟將你當作凡凡的待了！

嗚呼！

我欲爲你一哭！

——十一，十二。

哭訴

平日裏相親相愛，

心志極吻合的你們；

爲何爲了一元臭錢，

就這樣的爭執？

如果人們都和你們是的，

我真要爲人生哭泣！

並且要極沈痛的，

勸大家都自戕了罷！

不然；

我定要拉着大炮，

將人類全擊斃了，

叫他們不剩一點渣滓！

——十一，十二。

兩天

我昨天親眼看見一個小孩，

無端的被一位學生痛打了，

嗚嗚的跑出來，

伏在他姊姊的懷中大哭。

他姊姊望着她弟弟，

自己在那裏偷偷的拭淚！

今天我又看見一個五十多歲的洋車夫，
他的頭被一位大兵打破了，

背上臉上都是血跡。

他是在顛簸的，

躺着不能爬起。

警察站得很遠，

總是裝做不知！

我那微弱的心靈啊！

你到底要寄托在那裏？

——十一，十五。

圍脖

去年我回家的時節，

我父親向我說道：

你同學們都有圍脖，

你爲何不買一根？

你的耳朵竟凍得這樣紅腫，

難道你就不體貼父母之心？

我那是不體貼父母之心？

只是經濟逼得我不得不忍！

如今這天氣又到了嚴冬，

同學們都將頸部重重的密圍。

我親愛的父親啊！

你兒子的耳朵又紅腫了！

——十一，二十二

小孩們

天氣到了嚴冬，

大人們都瑟縮着不敢動作。

獨有好鬧玩的小孩們，

跳的；

跑的；

的確比平日更樂得多。

大人們看了，

都可憐似的說；

悠看這些小孩們啊，

真是傻得不可說！

一樣的心？

虛偽的衆生啊！

真情的汨沒者啊！

試回想當年伏在你們母親們的懷中，

她們撫摩着你們的那個心；

再看看你們今日在惡社會裏，

自己屢次變化的這個心。

你們要作何感想啊？

母親的白髮

母親！

爲何一年不見的時間，

你老人的稀髮，

就白得這樣的多？

母親只是一聲長歎，

並無他話！

哥哥來了家，

咱母親就好了。

懂人情的小弟弟，

向我這麼說着。

我只覺得一陣心酸，

轉向母親懇求似的說：

母親！

兒——兒已回家！

——十二，五。

送鑰匙

我往號房送鑰匙時，

夥計們曾未接過。

獨有今日啊！

那裏邊來了一位少女。

我剛送到門外時，

老夥計也替我接着。

小夥計也替我接着。

可愛的少女啊！

請你以後常來罷！

——十二，六

可愛的水蒸氣

北風忽忽的吹着，

恰正是嚴寒的大雪天氣。

我終日愁坐在冰涼的窟中，

兀自是瑟縮顫慄！

惟有慈悲的你啊！

每早起香煙綠透的，

——十二，十一。

前來溫溫我這欲殭的殘體。

懷夢西

可惜少時你就不見了，

想是冷氣已將你吞襲。

(一)

如果今冬我實行凍死，

今晚我和紹雲談詩的時節，

那活該我的命運如此！

正是夢西爲他父親辭靈的時候。

如果我能僥倖度過這殘冬，

迴想一月以前，

我誓要製一個完美的翡翠匣子！

他不是也和我們在一起麼？

好將你要協的藏在裏邊，

如今他半途回到家中，

永遠受不着那冷氣的吞襲。

週身披上麻布，

跪在那慘黑的靈前，

嗚嗚的痛哭着他的親父！

夢西啊！

從這裏看起來，

人類既生在這悲哀之網裏，

你我都是一樣的難處！

(二)

你最親愛的父親死了，

當然你應該啼哭。

並且我要勸你，

最好是痛痛快快的多哭！

好向着他那解脫了的靈魂，

將你歷來所受的煩惱，一一哭訴。

他定能極慈善的，

將你已受傷的靈魂領去！

領去！領去！

此後不再受塵世的種種疾苦！

十二，十二。

接吻以後

她遺於我嘴唇上的唾液，

——十二，十三。

是她靈魂裏泛起的微波，

朋友

她遺於我嘴唇上的奇香，

是她心花裏溢出的芬芳。

當着我境地寬裕時，

我要精造一條寶貴的江河，

人人都是我的朋友。

任她的微波盪漾着；

當着我境地困難時，

我要栽培一株神聖的鮮花，

我便一個朋友也沒有了！

將她的芬芳保存着。

——十二，十四。

一直到我死的時候，

多病的花

她們還是常常的伴着我！

我是一株多病的花，

向着她只是睡！……睡！……！

終日愁苦在荆棘叢裏！

她立刻笑微微的仰起頭來，

如果沒有愛的雨霧來滋養我，

吐放新芽；

我怕要半途枯萎了！

霎時間乾燥土上！

——十二，十五。

開遍了一片爛熳的紅花！

安琪兒

但她仍向小孩懇求似的說：

我的安琪兒啊！

快要枯萎的，多病的花，

請你常來保護我！

淚眼不乾的愁苦着。

——十二，十五。

一個活潑天真的小孩來了

悼某女士

嬌憨溫柔，

具有神聖的美的她，

怎麼就會死了呢？

神秘，伶俐，

具有少女的美的她，

怎麼就會死了呢？

然而不知不覺的，

她竟死了！

這世上永遠沒有她了！

接吻

——十二，十六。

我屢次想要和小孩接吻，

他老是不和我同意：

我只得將自己的願望打消了！

——十二，二十四。

回家以前

當我想到快要見着她時：

我便覺得街上走的每一女子，

都要來和我親近了！

——十二，二十五。

夜過女師門外

偌大的一個女子師大，

都罩在暗黑的幕裏。

想那些異性的同胞們啊！
都已朦朧入睡了。

——十二，二十五。

以上皆作於北京

每次

(一)

每次我來到濟南，

總有定字在我的身邊。

獨有這一次啊！

却是找他不見。

我大聲呼遍濟南，

總不見他的笑臉。

濟南啊！

到底你是真是幻？

(二)

恍惚夢中，

今夜我果然和他相見。

他說他已到了安樂土地，

暫時地許與人間。

弦 琴

待到這世界不黑暗了，

他再和光明一齊重現。

我喜得跳起來了，

定宇又瞥然不見！

在我面前的，

仍然是最不堪的昏黑一片！

—— 十二，三十一日於濟南

如果

如果見了我的主人，

四十九

我定要叫他補償我的傷疤！

及至我果真見他，

我又那能禁得起他那溫和的一笑啊？

——十四年，一月。

野草叢中的小花兒

野草叢中的小花兒，

她沒有玫瑰花般的色澤，

茉莉花般的香氣。

好評判的人類啊，

也常與以嘲笑與諷譏！

但她老是自由自在的，

向太陽露着她的笑臉兒。

的確啊！

在真實的生命之中，

她並不知道還有什麼高低！

——一，二十五。

大兵過後

恰正是大兵過後，

一少婦在那裏嗚嗚的哭。

我怎麼找不見我的花襖？

小孩子極焦急的問着。

那少婦只是啼哭！

媽要哭什麼？

你嘴唇上正有血出！

小孩子怪可憐的問着：

誰不愛她那可憐的小孩？

那少婦只是無語！

誰不怕她的孩子受屈？

然而那爲人母親的少婦啊！

只是啼哭！

媽要哭什麼？

只是無語！

——二，七。

寄與子約

子約！

你記否那去年的夏天，

有一次我鼻中出血兩大碗！

你因為醫治我的鼻血，

親自拆出你被中的木棉？

我一想起那塊木棉，

我就覺得心裏甜！

子約！

你記否有一次我們在公寓相見，

你用手扶着我的雙肩，

我也張着我的笑臉？

說不出你爛燻我爛燻，

我只覺那便是人生的可愛之園！

如今我來家享受溫暖，

你仍是身居在嚴寒。

我夢想望你啊。

惟一是悵望雲天！

悵望雲天！

我原只是癡呆呆的傻看！

——二，七。

以上作於山東諸城，

自從我改寄家信到市上以後，

我父親初到市上的時節：

耳朵也聽不見說鼓書的巧舌，

眼睛也看不見玩把戲的妙法了！

——二，二十八。

與我的弟弟

愛你深了，

我的恐懼之心彌增。

恐懼是恐懼，

父親的變態

弦 響

五十三

我又那能不受你呢？

因此昨夜我顫動着聲音，

跪在上帝的面前禱告：

慈悲的上帝啊！

人類的結果慘是慘了！

寧可令我先死，

不要叫我小弟弟棄我而去啊！

——三，七。

我眼看着她那柔潤的腕兒，

被風吹起了顆顆的粟粒。

我這漫無着落的心胸，

也不知不覺的起了寒意。

是我寒？

是她寒？

總是——

總是莫名其妙而已！

——三，七。

眼看着

水仙花兒

我從家中帶來的水仙花兒，

剛到此兒日？

她便垂下葉子，

而帶愁容！

——三，十一。

小弟弟的話

我吸煙；

哥哥責斥我；

雖然我外貌上不願意，

我心裏可是非常的如昨^註！

我吸煙，

哥哥不理我；

雖然我外貌上像高興，

心裏可是難過得多多！

我聽見笑了；

弟弟也笑了！

他更伏在我的肩上說：

我的親愛的哥哥！

——三，九。

註 如昨是我們家鄉的一句土話，猶言野服之意。

哀悼孫中山先生

先生！

你老是勞苦你自己！

人類在那裏顛着的時候，

你偏要忙忙的起立！

先生！

你老是薄待你自己！

人生誰無一日閒，

你偏要勞碌到死！

試問人生能有多少精神？

能有多少氣力？

先生啊！

你畢竟是付之以死！

——三，二十日，

罪 過

當着我向前走的時候，

老是不敢住下，

如果住下啊！

總覺得亦是一種罪過，

前途的道路怎樣？

是快樂的仙鄉，

還是荊棘的叢所？

我不能去問。

且又不必去問！

總覺得半途裏住下了，

那便是一種罪過！

——三，二十二。

數 萬 人

數萬人已將孫中山的軀體，

送到中央公園後殿裏。

弦 響

像這種寒冷的天氣，

怎好叫他在那五間冰涼的屋裏？

因為那裏是沒有絲毫的溫暖，

豈不活活的要將他凍死？

同胞們啊！

快快的把你們的心火燃起！

溫暖了中山先生，

再來溫暖我們自己！

三，二十三。

至上的藝術

一羣可愛的小女孩們，

在那裏歡呼跳舞。

普天之下啊，

這便是至上的藝術！

男孩們固然看見欣喜；

母親們固然望着心娛；

就是那些頑固的老頭兒們，

也半途裏笑着不去！

——三，二十三。

上了馬車的她

(一)

從無數的人羣中，

我獨自看見她！

她是在極安閑的；

極靜穆的；

人羣雖是衆多啊，

然而都不能去驚擾她！

何況是一個微弱的我？

何況是一個素不識面的我？

(二)

正看她慢慢的走着，

人類的紛擾我也不覺。

我只覺她走的每一步兒，

都應響到我的心弦起落！

她一直進了馬車去了，

我再不能見她那淡雅，超脫。

可恨的馬車啊！

你到底要將她載到何所？

——三，二十八。

單寒的洋車夫

身穿單裘的人們，

都凍得不敢到街去了。

一個單寒的洋車夫，

拉着輛破爛的車子，

只是瑟縮着往前跑！

嗚嗚的汽車來了，

他一躲幾乎跌倒。

唉！人真不如死了！

活着那有一天好？

闖壞了車子不要緊；

傷着先生們，拉車的担不了！

他一面跑着，

一面在那裏自說自道。

這時的雪花下得更大了，

他身上又穿了一件白襖！

——三，二十九。

寄與紹芸

紹雲！

晚上我在道旅離過的時候，

我羨你早已安然的在家中躺着！

靜看你愛人在那裏縫紉，

你小孩在那裏玩耍。

她更向你說着甜蜜的話兒；

小孩更前去親她的爸爸。

你又喜得坐起身來，

熱烈的去將她們吻着。

同時你那爛漫的小孩，

豈 響

並且向你說幾句不完全的話。

然後你再躺下；

這次一定不在舊地方了！

是又到了你愛人的被下。

〔二〕

一到了你愛人的被下，

你還能想到你的朋友怎麼？

紹雲啊！

此時我委實想你，

恐怕你已忘了我。

忘了便忘了罷！

因爲你一到你愛人的被下，

也並把你自己忘了啊！

——三，三十。

青 草

綿密的青草，

初次從地中出來，

見了人們，

總是羞答答的低着頭兒！

——三，三十一。

我 願

我願一翅兒飛上天去，

在碧波中盪漾幾次；

然後再不知不覺的，

直落到她的懷裏！

——四，二。

迴 憶

(一)

迴憶她回家的那一次，

臨行時斜依着門兒

向着我愁戚戚的，

欲去又還立。

雖然她也渴想着她的母親，

和她那懶慢的小弟弟；

但我知她有句話要向我說；

我又那能捨得你！

這時女僕又連催了數次，

我覺得不好意思。

便忍心的說道：你走罷！

她連聲答應說：是是是！

口兒雖是答應了，

怎奈那脚步兒遲？

(二)

我一直送到門外，

看着她上了車子。

她一上了車子，

我心中陡然着了急！

直要前去吻着她說：

親愛！我也捨不得你。

但那無情的車子，

不管我是否同意，

竟將她載向西陬。

眼看着她漸漸的走得遠了，

我老是想不出什麼法子！

——四，二。

贈某君夫婦

(一)

你們二人爭吵時，

一個怒氣冲冲，

一個淚流滿面。

這時能有安慰之神，

來將你們安慰了，

我真真感謝他不淺！

因為我一見人家愛人們爭吵。

我就覺得心酸。

(二)

爭吵過去了，

——四，三。

我想你們又要答言。

你說：

朱 唇

愛人啊，我對不住你！

我每次難過的時節。

她說：

一想起女性的朱唇來，

親愛的，我自己委實是萬難。

我就笑微微的坐着

懺悔完了，

一聲不響！

你們的頸兒再合在一邊。

——四，三。

這次的接吻啊，

幻 境

纔真是妙不可言！

弦 響

六十五

(一)

她不是我理想中的愛人，

因為她也像我是的，

在世上憂鬱煩悶着，

徬徨於悲哀的孤獨路中。

然而我外面上不敢愛她；

不能愛她；

她又成了我理想中的倩影？

(二)

昨晚她又佔據了我的心靈，

直使我一夜未得安寧。

不但想到了將來我們的戀愛，

也想到了我們結婚後的蜜月旅行。

我要急急的起來去籌備罷！

但是她啊，

她可知道我這時的心情？

(三)

今天我從牀上起來時，

半天穿不上一隻襪筒。

下牀的時節，

疲倦得不能步行。

愛人啊！

你快來扶着我罷！

若是我再跌倒了，

豈不又叫你心痛？

(四)

哦！

我的精神回復了！

我明白了！

她並不知道我的心情，

她也不前來爲我心痛。

這只是傻極的我啊！

空空的造出了，

這熱血沸騰般的幻境！

——四，七。

自戕

今天我要實行自戕，

因爲我深感到了人生的創傷。

剛拿起晶亮的鐵刀來，

我又陡然發生了最大的戀想！

家中尚有我的親人；

此處尚有我的朋友；

若是我決然的死了，

他們豈不更受了創傷？

我只得將刀子摔在地上，

快快的寫信去寄到我的家鄉；

說是你們的亦適啊，

仍然不斷的努力，向上！

——四，十二。

癡心的小弟弟

我們都到了祖母的墳前，

痛苦得不能成聲，

小弟弟屢屢的放着爆竹，

硬要去震動起祖母的魂靈！

癡心的小弟弟啊！

你快將爆竹丟棄了吧！

你要知咱祖母已經死了，

放爆竹也是無用！

我再來找我願意做的事！

(二)

任憑

人生找不到痛快，

就不如速死！

速死死不了，

我便要到麻醉中沈溺！

沈溺！沈溺！

到底幾時才有痛快的時期？

(三)

願意做的事達不到目的，

我就哭泣！

哭够了，

橫豎我是拿定主意，

弦 響

不死我只有沈溺。

赤着足 ；

衆生之倫阿！

褲子半截，

請你們再不要向我微笑了，

露着胳膊。

雖然我願意你們向我哭泣！

在大道當中，

——四，十四，

來來去去！

——四，十五。

乞 女

乞女！乞女！

好笑的人們

破衣襤縷！

愛人倆在那裏訴衷情，

蓬着頭；

她們看見却笑了。

看見人家笑起來，

自己呢？

人生真趣的讚頌

好一個人生的真趣！

她便是我生命的灌注。

如果一時沒有她啊，

我的心便碎裂成千縷萬縷！

好一個人生的真趣！

她便是我生命的歸宿。

如果世界上沒有她啊，

我豈肯在苦海中無端的居住？

我要向她熱烈的禱祝！

我要向她真誠的拜鞠！

我願作她的一個奴僕，——

永不能離開她的一個奴僕！

牠是我情人以上的情人。

牠是我伴侶以上的伴侶。

牠也是我的真主，——

至上無二的真主！

安琪兒是牠的兒子。

烏托邦是牠的國土。

衆美之神啊，

個個都是牠親養的處女。

牠向人間注射着極純的靈液，

牠向人間噴放着至濃的甘露。

憔悴枯萎的人類啊！

有誰不親受牠的扶護？

小孩的笑容；

情人的蜜語；

個人私心中的歡娛，

都是牠恩賜於人間的絲絲縷縷。

花的艷麗；

鳥的歌曲；

便是從牠那生命裏邊，

隨意表演出來的姣容，律呂。

弦 響

月的晶徹；

星的幽穆；

也無非從他那貼身的囊中，

施放出來的零金碎玉。

哦！

我的情人以上的情人！

七十三

我的伴侶以上的伴侶！

你的那一些好處，

我甚願多邀幾個人來數數！

——四，十七，

長 虹

如果世上無一知己，

我便將我的詩集藏在袖中。

一直到我死的時候，

牠再同我埋在那土的深層。

百千年後，

牠當能吐出萬道的長虹！

使我這不羈的精神，

直貫徹到那蒼茫的太空！

遠望去是血？是淚？

恐怕無人認得清！

——四，二十。

荒涼的路中

我終日子才在荒涼的路中，

得不到些須的同情。

幾朵小花也不是爲我開的，

更不須再論到那美人的笑容！

我終日彳亍在荒涼的路中，

面上看不出半點的笑容。

因爲樂生之念我早沒有了，

剩下的只是悲痛與冰冷！

弦 響

我終日彳亍在荒涼的路中，

老是疑惑到我的運命：

他人在这上都得意的活着，

爲什麼我反感到了人生的苦痛？

我終日彳亍在荒涼的路中，

深深的覺察着我的不幸：

七十五

沒有靈魂我固然活不成；
有了靈魂我更是活不成！

當我到另一世界走時，
我定要迅速而去！

荒涼之路我真走够了！

並且要一去不再回顧，——
不再忍心的回顧！

幾時才到我的過程？

老婦皮匠與小孩

恐怕到不了我的過程，

(一)

便早有死神前來相迎！

小貨攤靜靜地擺着。

——四，二十三。

皮匠担悄悄的放着。

小 詩

貨攤旁的老婦安安的坐着，

白髮的皮匠默默的蹲着。

一個僅會走的小孩，

在前面一步兩步，

高高興興的走着……

(二)

老婦人抬起頭來了。

皮匠也抬起頭來了。

那小孩仍然在前面一步兩步，

高高興興的走着……

(三)

老婦人笑了。

皮匠也笑了。

這時那小孩却不走了，

是正在高高興興的跳着……！

——四，二七八。

花與人

(一)

是一次幽靜的黃昏，

除我外不見一個行人，

在秀嫩的青草地上，

雲下的景色，

我便坐下暗自思付。

一般的恬淡入神。

忽從那丁香花邊，

花的幽香，

又來了笑語含噙。

陣陣來侵襲我的衣襟。

默默的我啊，

人的笑聲，

只聞其語，

時時來觸動我的心門。

不見其人！

花啊！

(二)

我願意你侵襲有到老！

我悄悄的起來，

人啊！

空中尚有幾朵纖雲，

我願意你觸動我一千春！

(三)

我告訴給花，

花向我點首。

我告訴給人，

奈人如不聞！

同胞們啊！

要知道花易得，

人難親！

——四，二十八。

現在的我

弦 響

現在的我，

什麼事都不顧了！

殺人也好；

犯罪也好；

當土匪被人鎗斃也好；

向愛人長跪乞憐也好。

我只任我的感情衝動而去，

在天地之間狂嘯！

狂嘯！狂嘯！

我願意去拜訪些狼虫虎豹！

七十九

——四，二九，

再不忍在生之土上多留一日！

爲同鄉張女士作

(一)

女士！

你的愛人死了，

你再爲你兒子。

你的兒子死了，

你再爲你自己。

爲你自己！

(二)

那一陰沈的晚上，

我看見有孤影在野中尋覓。

跌倒十次！

起來十次！

不用說我知道了，

是在苦尋着你靈魂中的人兒！

(三)

霎時間荒草孤墳之中，

慘淒聲震動了夜的沈寂。

是你們會面了？

是你們傷心了？

請你們好好的哭吧！

最好是哭一個痛快淋漓！

(四)

將生前的隱痛填起了。

將慘澹的苦緒叙畢了。

左邊再坐着你的愛人，

右邊再伏着你的兒子。

任天地怎樣變轉罷，

你們是終生終世不相離！

——四，二十九。

回想

(一)

我床上透進了一縷明月，

他要活活的把我愁煞！

回想去年今夜，

我身邊躺着一個裸體的娘。

彎曲軟潤的潔白體上，

更纏着些枕邊散亂的青髮。

我雖極願去吻她，

同時我又不敢去吻她！

她不是臨睡前我吻的那個人麼？

如今爲何我自己又變了卦！

(二)

我以上最愛看的是明月；

到那時——到那時我反而不愛去看牠。

我以上最怕的是明月惱人；

到那時——到那時我真是不會怕牠。

燦爛的銀光，

直射在她的身上，

像是——像是什麼？

我雖不敢去吻她；

然而這時的我啊，

早已偷偷的拜倒在她的軟枕之下！

(三)

今霄一樣的明月；

一樣的透進我的窗紗，

只是相離人千里，

無復我又不能回家！

他的像片雖在我的身邊擺着：

然而她呵，

總是仍然不能同於她！

——五，三，

還有什麼

對於可愛的東西，

我只知道愛她。

弦 響

除了愛她以外，

我並不知道還有什麼。

對於可惡的東西，

我只知道惡她。

除了惡她以外，

我並不知道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誰知道還有什麼！

——五，九。

出門

出門！

出門我要到那裏去？

公園？

公園我勢不能入。

馬路？

馬路上灰塵蔽目。

出門！

出門我要到那裏去？

——五，十。

痛苦

痛苦是痛苦麼？

我不知道真是痛苦。

我所知的只是麻木！

——五，十二。

牠是我最後的情人

晶光的炸彈，

她是我最後的情人。

因為她能剷除我沒法剷除的苦惱，

解放我不能解放的靈魂！

她並能極痛快淋漓的，

使這塵世的一切呵，

都破除了苦悶！

——五，十二。

苛虐

我正在心馳神往，

頂巧的蹊來了她！

我悄悄的起立了，

她的身慢慢的鞠下。

無數的同學們，

目光又來轉射着我。

可愛的人兒呵，

你今日又令我受了苛虐！

——五，十三。

大雨後狂歌

(一)

血紅的火團，

光彩瀰漫！

晶碧的天空，

纖塵不染！

精明！

蔚藍！

閃爍！

澄鮮！

幻境？

仙境？

(二)

偉大？

浩浩無邊！

神秘？

稍稍難言！

是衆美之神的實現，

還是人生僅有的一次狂歡？

(三)

神魂？

迷亂！

心頭？

抖顫！

倒了！

真倒了！

痛快而死，

豈僅是無怨！

〔四〕

櫻壇？

作棺！

弦
響

幻境？

樂園！

誰得見？

誰能見！

〔五〕

在那裏——

僅在那裏：

苦惱？

不敢近前！

性愛？

決無失戀！

傷痕？

不見！

兇殘？

更是不見！

〔六〕

在那裏——

僅在那裏：

花？

終古鮮艷！

人？

不改常面！

一切的衆生啊，

常常團圓！

永無分散！

〔七〕

在那裏？

人間？

人間！

